

文廟祀典攷



文廟祀典考卷十七

賜進士及第 誥授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常熟龐鍾璐編輯

聖門附考三

浩生不害

趙岐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又曰告子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

朱贈東阿伯

按宋禮志闕里志作告子不害三遷志作浩生不害墨子

公孟篇告子名勝蓋墨子之徒且孟子亦稱為告子則非

弟子可知乾隆二十一年議定為浩生不害見卷一

孟仲子

趙岐曰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集注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

宋贈新泰伯

詩閼宮傳孟仲子曰是祿宮也經典釋文子夏傳曾申申傳

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注引鄭元詩譜云子思之弟子

正義引詩譜同又曰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

外書高子問於孟仲子曰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謂也  
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孟子曰否不然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  
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孟仲子曰三句毛傳引之  
按傳詩之孟仲子王伯厚以爲與公孫丑所載是二人然  
考其時則合當是一人又孟譜謂嘗見一書於嶧山道人  
曰公孫子內有仲子問一篇乃知仲子實孟子之子嘗從  
學於公孫丑者王圻稗史采之譜中二代名畢卽孟仲子  
此說殊不足信自當從鄭康成及趙氏之說又鄭氏環謂  
季子仲子之弟仲子從祀季子闕如殊未允洽

陳臻

趙岐曰孟子弟子

宋贈蓬萊伯

外書孟母之喪陳臻治貨

充虞

趙岐曰孟子弟子

宋贈昌樂伯

外書孟母之喪充虞治櫬

屋廬連

趙岐曰孟子弟子

宋贈奉符伯

外書屋廬子曰無爲而治何如孟子曰有心於無爲非無爲也虞舜先勞而後逸者也劉貢父注曰屋廬子初爲黃老之學故以清靜無爲爲問孟子恐其有流弊也舉虞舜以告之陳繼儒曰名連晉賢人嘗著書學彭聃之法甘馭麟云旣學於孟子不應以清靜之言著書當另是一人

徐辟

趙岐曰孟子弟子

宋贈仙源伯

外書徐辟將之秦孟子曰秦虎狼之國也子何游焉徐辟對曰山東之國無可與者蘇子來招故將必往孟子曰夫蘇子天下之至無信人也天下之大不義人也子何交焉徐辟對

曰辟之祖自南州遷於邲邲今五世矣於蘇爲睦且辟蘇之  
自出也孟子曰然則姑贈子以言不約縱不連橫不爲威屈  
不爲利疚以守子義以全子生斯可矣

陳代

趙岐曰孟子弟子

宋贈沂水伯

外書孟母之喪陳代治牲

彭更

趙岐曰孟子弟子

宋贈雷澤伯

咸邱蒙

趙岐曰孟子弟子

宋贈須城伯

外書孟母之喪咸邱蒙治器

高子

趙岐曰齊人孟子弟子

宋贈泗水伯

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  
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  
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



二常之爲經變之爲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爲賢夫  
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旣不我嘉不能旋反視  
爾不臧我思不遠

亦見外書

按高子或以爲卽高行子說見前

桃應

趙岐曰孟子弟子

宋贈膠水伯

外書齊人伐趙桃應將問於孟子孟子曰毋嗜殺將心也勿  
爭功將才也與士卒同甘苦將道也

盆成括

趙岐曰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後仕於齊

宋贈萊陽伯

按盆成括朱氏彝尊鄭氏環俱以爲非晏子所載盆成括  
說已見前至欲學於孟子則趙氏之說非孫疏始云然也

朱氏鄭氏俱誤

滕更

趙岐曰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

周霄

趙岐曰  
魏人

吳氏萊曰孟子學出於曾子子思荀卿猶從而譏曰世俗之  
溝愚瞽儒嚙嚙然略法先王按往舊造說而不知其統我則  
異焉治則法後王而已矣所謂溝愚瞽儒正指萬章公孫丑  
之徒也荀卿在戰國號稱大儒猶同門異戶如此

顧氏炎武曰史記索隱以萬章公明高等並孟子之門人廣  
韻注又云離婁門人不知其何所本元吳萊著孟子弟子列  
傳惜乎今不傳也

朱氏彝尊曰趙岐注孟子以季孫子叔二子爲孟子弟子季  
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  
聞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爲可就之矣孫宣公夷猶因其說  
故政和五年從太常議贈季孫豐城伯子叔乘

當作  
承

陽伯自

朱子集注出乃始非之世莫有從趙氏之說者矣吳立夫氏  
撰孟子弟子列傳書雖不傳序稱一十九人則未嘗依朱子  
去季孫子叔二人益以滕更適合十九人之數考盡心篇公  
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趙岐注滕更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  
者也其爲弟子甚明不知宋太常之議何獨贈爵不及有不  
可解者至於史記索隱以公明高爲孟子弟子而廣韻注謂  
離婁爲孟子門人無稽之言君子不信又廣韻注詮邱字引  
孟子齊有曼邱不擇今七篇無其文弟子與其不謂之弟子  
與吾不得而知之矣

又曰班氏古今人表孟子居第二等其弟子公孫丑居第三  
等萬章樂正子告子高子居第四等徐子居第五等餘不與  
焉



鄭氏環曰季孫卽季孫意如子叔疑卽叔詣子叔氏世爲魯小卿意如逐昭公叔詣欲納公故季孫惡其軋已而譏之在孟子前一百三十餘年呂氏春秋注匡章孟子弟子淮南子汪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俱誤

按趙氏孟子注言弟子者凡十九人告子謂卽浩生不害季孫子叔注云二子孟子弟子也朱子集注孟子書中人名多從趙氏之說告子亦以爲卽浩生不害與盆成括季孫子叔四人俱不以爲孟子弟子宋政和五年贈孟子弟子封爵十八人俱從趙氏注而獨遺滕更一人吳萊孟子弟子列傳益之合十九人張九韶羣言拾唾載孟子十七弟子去季孫子叔滕更盆成括而益以孟季子周霄朱氏弟子考去季孫子叔二人自計亦十七人宮夢仁讀書計

數略亦十七人易滕更浩生不害益成括爲孟季子告子  
周霄數同而人異今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已從祀  
外列十四人

又按外書云孟母之喪季孫郊治車子叔問文王囚於羑  
里孔子阨於陳蔡何以繫易孟子曰夫易憂患之書也曼  
邱不擇問於孟子曰夫子焉學孟子曰子思之子子上軻  
嘗學焉公明高問詩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孟子曰君子之學敬而已矣是皆以爲孟子弟子又  
陳仲子卒孟子誄之孟母之喪齋子弔流涕自責棄墨而  
歸儒騶衍請受業於孟子孟子曰吾老矣不能偕子遊於  
九州之外外書未可據附錄於此



文廟祀典考卷十八

賜進士及第 誥授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常熟龐鍾璐編輯

從祀傳略一

孔庭從祀自唐開元以後代有增益然聖門弟子而外不過七十餘人漢儒之傳經宋儒之明理夔乎尚已名臣自諸葛武侯以下粹然一出於正者亦得列焉蓋四科必兼政事之義也先賢先儒傳注文集語錄具在學官不綜考其生平曷由知所嚮往因就史傳補其闕遺刪其繁冗疑者闕之略爲編次學者由是以研尋傳注文集語錄諸書經學理學固殊塗而同歸卽內聖外王之旨亦不外是矣公孫僑字子產一字子美鄭公子發子國之子故氏曰國晉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子產寓書以告宣子乃輕幣鄭人陳子

產獻捷於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問何故戎服子產對士  
莊伯不能詰孔子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  
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慎辭哉代子皮爲政使都鄙有章上下  
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其爲命也擇能而使之國人游於鄉  
校以論執政然明請毀之子產不許孔子聞之曰以是觀之人  
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相鄭伯會諸侯於平邱爭承自日中以  
至於昏晉人許之孔子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  
事禮也及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能以寬  
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  
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  
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



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孔子曰善哉政寬則民  
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濟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  
寬政是以和子產相鄭事具左氏傳茲不具論以孔子之言爲  
斷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  
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  
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嘗稱子產曰於民爲惠主於學  
爲博物及其卒也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蘧瑗字伯玉衛大夫也甯殖孫林父將出獻公伯玉行從近關  
出及甯喜將納之以告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  
入又從近關出吳公子札聘衛見而說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  
也晉趙簡子將伐衛使史黯往覲焉還報曰蘧伯玉爲政未可  
以加兵也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駢駢至闕而止過闕復

有聲公問夫人曰知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情行蘧伯玉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問之果伯玉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孔子至衛往來主伯玉家嘗稱之曰外寬而內正自極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此蓋蘧伯玉之行也

按史記鄭世家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又曰兄事子產家語亦曰吾兄事之而加愛敬然子產卒於魯昭公二十年孔子年三十歲史記孔子世家三十四歲適周以前未嘗他適並無適鄭之事當以不並世之說爲信伯玉雖亦年先孔子而孔子嘗主其家歸魯後伯玉使人來問家

語弟子行篇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篇稱之故文翁圖列於七十二賢唐時封爵亦及之然以夫子之友屈在弟子之列殊有未安故冠於從祀諸賢之首

又按史記循吏傳載子產事與左傳全不合與鄭世家亦異索隱辨之茲不具錄集解引皇覽曰子產冢在河南新鄭城外大冢是也後漢郡國志注引陳畱志祭城有伯玉墓及祠子產謚成見國語伯玉謚成見呂覽

